大停電

。萬川

一座耗資一兆元的發電廠
在一場暴風雨中
竟敵不過一隻最原始的怪獸
最最原始的吼號與襲擊
以致所有凡屬於文明的都癱瘓
　所有的機器都驚惶訝然成廢鐵
電腦失去擁有的記憶
　失去所有的反應
傳真機無法傳出眞情
泗里奎啊泗里奎
妳已困入了怪獸築起的黑獄

傍晚的連續劇無能連續
電視的螢光幕盲着
雷達的靈耳聾掉
電台播出的訊息
無法接聽，HI—FI 啞着
電飯鍋跳到煤氣爐上去

晚間所有的娛樂都告停頓
唯舞獅還繼續，用自備的火種繼續
　造愛還繼續，而文明却以各種手段來
謀殺着億兆無辜的精子的活動
啊多無明呀這世界

在二十九小時繼續的停電中
泗里奎
電梯困人一如怪獸困妳
銀行的出納機吐不出一滴屬於你的血汗
交通燈瞎了，車道神經錯亂的痙攣
冰櫃雪崩，電表閉着
蒼穹的黑緩一蓋
隱隱竟有潛行的鼠輩奔竄

晚餐在燭光中進行
現代的燧人氏啊
爲曉弱這都市掌燈，忠實掌一盞孤燈的
竟僅有這麼價的白燭
（註）頭四行與實況或許有出入。
後記：泗里奎省的電流本是由巴丹艾水力發電站供應，九一年六月某日不知何故，在未受到通知之下竟突然間宣告停電，這麼一停就停了二十七小時之久，十八小時後竟敢敢又來一次兩小時的小小停電。氣煞！

留痕

美里：一人

直到那麼一天，那是個周末的傍晚。

這是烈日最後的餘音。他這樣告訴她。

她就接受下來。

地上的熱自她鞋底傳上來。

她緩緩地走着。心情照例滴盡在整個黃昏的沙土上。後來，她想了好久，忽然有一種啓示，叫她以另一種角度來看待一切。所謂被傷的心，都會緩緩地沉澱下去。

呵——是。淚水擠出眶後，還是會被風吹干、被太陽晒干的。以前，她還不會如此相信。可是，現在却眞眞地信了。其實，也不會算太遲。

她發覺自己衣服的顏色像死了的淡紫，漂漂蕩蕩得很不實在地出現在細細的塵埃和黃昏暗淡的光綫下。看起來是完全毫無生氣。

她在枝椏的一端看見閃電。她知道這是下雨前的預兆。

原本她是可以放寬心情去面對一切的。

只是她不願意這麼做而已。所以，她並沒有去逕行。

他不會需要的。她想。

那是青春年華逝去時　發生的事。而且是深深地震撼了她。

不過，她曉得，縱使昔日已經像裂痕的花瓶一樣不再完整，她心里依舊儲藏了很多的情感。他們說像瓶里儲滿了水。

她却不擔心它們會完全都隨裂痕傾瀉出來。她尚存自我的。因爲。

她逐步、逐步收拾好心情。該背負的感覺她已承受不少。是沒有什麼不公平的了。

誰說不是呢？那一季亮亮麗麗的日子，不正逐漸老去嗎？很久很久的那時，那些說是又不是，說不是又是的記憶，在話題攤個明明白白時，她已經告訴自己唯有在傷痛成長的，才是經得起日子后的艱磨的。

她開始感受到雨意。甚至她不必抬頭也知道成串、成串的雨點一定是在高空中彼此追趕。在上面的一串迫害下面的一串，將它們推入沙土里，然后自己再接受另一串雨的壓迫。重覆又重覆，一從不變律。

落日的餘暉這個時候一定是怕被雨水沾濕，所以，索性就躲在烏雲里，不出來了。

那是座窄與舊的木梯級。她有些猶疑地踩上第一個板級。沒有扶手的階級令她有一種失去依凭的感覺。有幾次，她幾乎跌倒。不過，只是差一點點而已。

比起自己的心情，却幸運多了。

她有歇斯底里的感覺。只是，他告訴她，不用經過很久，她可以聳聳肩、擺擺首，以沒什麼、沒什麼地帶過一切。

可以像是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在找到答案以前，她只能說沒什麼，在找到答案以后，她也只能說沒什麼。因爲她已經可以明白從失去中去等候另一些的得到。

愚昧一陣后，她又學回了一點點聰明。

聰明得令她不再相信陽光的笑臉和昨天的風。

許多人老早就已經信過了。她知道。

她小心地從階級上走下來。

走在街上，她想她最可憐。

路上的人都沒有同情她一點。他們盡只顧他們的路。

其實，她也懂，是沒有一個人會懂得用心來同情她的。

只有天空，落下一點點的雨滴來陪她有一樣的心情。

也只是因爲沒有人肯這樣做。

而她也可能只是擦肩而過的路者。

她將逐漸被遺忘。

連誰也不懂得她，最好。

4點半，她掛了他的電話。

5點半，他又掛來。他要她出去談談。但，她毫不留餘地的拒絕了。

他問她爲什麼，她說沒有爲什麼。

其實，不見他，是她爲自己留下餘地。

要回一點點自尊。

至少。

結果，她還是贏回了曾經失去的自己。她想。

眞的沒什麼。

他於是問她，今天會不會吹昨天的風？她說不會。明天會不會吹今天的風？她仍舊說不會。

她已經明白過來，凡事太過在意，反而不好。像昨天的風吹過就不再回頭就好了。

沒什麼，眞的。

何足掛齒……呢？

其實，她很堅强，什麼都給承受下來。她甚至還掛掛着他的生活過得好不好。

她不以爲是誰誰變了，却固執地相信是時間改變了一切。

她一直相信陽光能帶動一切。

如果陽光現在出現一點點，她會樂意爲他寄上一些。

讓陽光一直都隨着他。

叫他們都能好過些，在陽光里。

以書寫肯定存有

。方林。

人世間

「面對即將成爲幻影的現實，事實上即面對詩人即將飄散的自我。移情物化無所不在，而無所不在却也暗示原有的自我已不在。詩人永遠面臨這種類似矛盾的辯證式存在：一方面要擴大自我，變成外在的大我；一方面一旦成爲大我，又深覺自我的岌岌可危。而在兩相牽扯矛盾中，時間靜悄悄的流逝。有時瞬間醒悟，以文字急追，試圖以文字重新在時空中定位，以書寫肯定他的存在。」

這是台灣詩人簡政珍在他的詩集《季節過後》序言中的一段表白，指出了詩人（作者）與詩（文字）那種虛實之間相依相存的血肉關係。文學之所以獨立於歷史與科學之外而成爲眞理，在於作者與作品所共同呈現的創造性，提昇思想精神方面的素質，也在於它本質上的不確定性與危機感，與人類的生活及感情之起伏不定相似。

詩是詩人思想過濾的精華，是一種人生經驗，也是給我們「經驗」的，那麼就讓我們去經驗它。詩是給我們「生活」那樣生活的，那麼就讓我們去「生活」它。因爲對個人來說，讀詩也是一種生長的方式，一種必須重新融入生活的活動，一種生命的再創作。當你盡量去讀懂一首詩的時候，你已經把自己重新抽出和投入於文字中，賦予你個人的生活經驗，個人的價值觀，那首詩已不局限於原作者的思想範疇，而是已經融入了你的生命裡，有了不同的意識和新的生命。換句話說，讀一首詩，在讀的時候，在懂與不懂之間，它本身就是一種人生經驗。忘了誰說過：「我思故我在」，「煙火」副刊之存在也負載着同樣的意義，希望大家在讀和思考之餘，也踴躍賜稿，以文字把自我定位，以書寫肯定存有，讓本地文壇燈火不滅，使文學煙雲綿延不盡，「我寫，所以我存在。」另，前兩期「煙火」不幸脫期，純因寄遞上延誤，因爲目前週刊改在詩巫出版，所以稿件在古晉詩巫之間魚雁來回，往往耽擱不少時間，以致傳收版面誤期，實非編者所願，此向大家說聲：「對不起全（不）是我錯」，一笑！

停電的那一夜

。林離

停電的那一夜
整個城市都瞎了
人與人隔着一片無盡的墨黑
空氣一樣流竄，而夜涼如水
原來我們早已看不見彼此
憔悴的容顏
原來我們早已失去了各自
模糊的面貌
在停電之前

是誰
捻滅這個城市的輝煌，是誰
關掉滿街道的璀燦，是誰
把時間按停
將購物大厦塗成黑色山林
吞噬螻蟻般的人羣
繁華剎那間消失
夜空星子寂然

在漆黑的樹與樹之間
我只能聽見自己的呼吸
心跳怦然加劇
啊我看不見你的臉
感覺不到你的存在
甚至不知道自己站在那裡

九一年六月

病遊

。蘇眉。

那是一幅幅畢卡索的畫
我瘋狂飽覽
許許多多的國畫
也有咎迪
更有青的白的手帕
然后
我來到戴草羣花中
許許多多的男女
老幼
他們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高
上了天……
最后我聽到
「她吃了太多藥，間接吸取了太多嗎啡」

煙火
108
砂勝越星座詩社
文藝雙週刊
P.O.BOX 1280
93726 KUCHING